



又到清明时

依然是……

●范蓓丽

依然是幽静的山谷，四处飘弥的烟雾
依然是细雨无声，鸟雀的悲鸣
一声接着一声

依然是坟茔后，梅的几滴
残泪，在风中飞

墓碑上的容颜，依然
鲜活，痛失的人
比纸还薄

依然相信你还活着，在某个
神秘的国度

等我，用一千行诗句对我
轻唤，思和念
依然是……

清明

●李虹

这座小房子，还有那座……
他们说陵园寂静
他们说冥界冷清
我却不见

躯体灰飞烟灭
灵魂安歇

我也想等待一场大火
涅槃

扫墓

●老屋

一团青藤，怀抱去年的败叶
像守戒的信徒
止步于缄默的水沟
较之去年
这里不再有造次的野草

父亲长眠于此，已经五载
整洁的墓园预示着
他的病痛已经愈合
他的劳作
正逐渐恢复

我突然失去了用力的地方
顷刻间
似有诸多委屈

相认

●张于荣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
不对。此刻，我是在一条大河的边缘
走走停停，像河床上一块
被水流推动的石头（对于前途
总是那么漫不经心）
而对岸青山
被纸钱和香火的青烟笼罩
苍老的浮云下，从四方赶来的
都是未亡之人
他们摆上寒食，也就忍住了生活
赐予的一小撮伤悲
仿佛时间从未在心尖刻下印记
仿佛眼前的流水就是全部的意义
(而四月依然值得庆贺)
我又停了下来，欲抽刀断水
而佩刀不在
我望了望身后
一排歪斜的脚印伸展过来
我已记不起，这是谁在四月
留下的蛛丝马迹

清明的雨从四月落到五月
路上没有杏花林
没有遗落的诗句
山坡绿道，即刻的光分割两边
我只走背阴一边
风裹着向上
踩踏竹林尽头熟悉的声音
坟茔之上的平原
岿然不动
雨雾在天空兀自盘旋
无须敲醒里面的父亲
雨水中相认，空旷和静止
回途岩壁前
深壑皱褶的脸
徘徊多时，却无法打开
走近，又拒绝
直至绕过遗像
与真切的虚无重合

寄语思故人

清明

●张明辉

天空静穆
绵白的云朵压得很低
像是低语，叹息
海鸥盘旋掠过，海在骚动
一个又一个浪冲击着堤岸
喧嚣，有节奏的律动
席卷着暗沉的礁石
清明日，野地里的芦苇摇曳
草木成为幽冥的通灵者
生者用香烛祭奠
默念着亲人的名字
死者仿佛被赋予某种特权
在哀乐中苏醒
或在祭拜中复活
前世苍茫
海是去途，亦是归路

清明

●赵文斌

招魂的小菊花，满满占据
这个时节的封面，反复被风吹拂
走着走着，累了。是谁放弃诺言
寻找一方好山水，将自己洗净深种
生活已被锻打成一列列楷体字
刻进石碑的记忆，不断返青
蜿蜒而来，供子孙临摹和阅读
比我们起得更早的是：花粉、蜜蜂
是一群刚在云端做完作业的小麻雀
当闪电回到闪电，山峰回到山峰
手持小黄花的孩子们，在前方等待

又见梨花白

●缪立平

和我在桃花下饮酒的人
内心的微凉随花瓣一片片凋落
带着哀怨
去了云端漫步
春光里暖风似酒
你梨花白的衣衫
桃红的脸颊，倒影在放生池上
鹤湖亭里斜靠木质的栏杆
曾经的水袖舞出暗香
贴近潋滟波光
飞向更辽远的尘世
回眸处又是恍惚
见你的长发飘散如雨
一个人坐在永乐桥上
将雨水泡大的词语
埋在春天的最低处
隐匿于湖心鹭鸟的白翅
你的轻唤，挑穿雨幕
清明的暖阳下
梨花，雪一样飘下

清明祭墓

●牧童

在我头顶不断扫过
那片云，那阵雨
墓道曲折
伸入我心灵最阴冷的
深处
昨夜有人在敲我门了
虽然我有所准备
但那清冷的敲门声
还是让我竖起了耳朵
风中永远流淌着歌声
这绵绵不绝的声音
弥漫在山野
让我哀伤，又沉默
雨中，默数着自己的白发
看青草在脚底生长
我镇定站立
与墓碑冷冷相对

想起往年在祖父坟前扫墓

●阮更超

这样的日子可以避开多余的陌生人
也不会打扰满山的清净
爬几百步六十度的斜坡，花费的力气
跟爬坡人的心情一样，足够分量
两旁的蕨类植物，伸长卷曲的舌头
进行无声的发音训练
用柴刀砍掉周围的树枝杂草
以及可能到来的霉运
摆上供品，点上香火，倒上三次白酒
再烧上一堆纸钱，这些顺序、次数
都不可错漏。如同论证因果关系
在逻辑上铺设众多充分条件
结论就在山风吹动灰烬的某一瞬间
伫立的人产生美好猜想，而祖父
跟生前对自己的人生抱守缄默一般
依旧保持缄默，犹如周边草木
涂着青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